

十几年前,我从商丘、周口往鹿邑造访老子故里,但看太清宫灰尘遍布,大门紧锁,无果而返。这次重访,我已古稀之年了,老子故里的老君台和太清宫已耗巨资大修,似乎与山东的孔府差不多,而且70多岁以上的老人一律免费参观。

老君台在市内,又称明道宫,为老子讲经之处,大门黄瓦红墙,牌坊居中“众妙之门”四个大字,入大门卖一些特色工艺品和老子的书籍,出门大花园有两个大水池,碧波荡漾,习习生风,北边有一亭,雕着孔子在洛阳回礼于老子的石像,老子当过相当于洛阳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学问大,讲得兴致勃勃,竖起食指,孔子静静地听着,可能老子讲得深奥,他听不懂。

往前,迎面而来的是迎禧殿,据说是宋真宗从开封来祭拜老子的驻蹕之地。殿名为著名老书家米芾所书,大八分书 臧海洋

抵一道,释儒伊耶宗旨归德”。
黄绸花打扮的八卦台,就是气势恢宏的玄元殿,殿名为著名书法家于佑仁墨宝,两边有李鹏题“老子故里”;乔石题“道德真源”;姜春云题“重道贵德”;

● 随笔

鹿邑老子故里

康群

邵华泽题“返璞归真”的横匾,大门有中国书协主席张海题联一副:
修德悟道一生二生万物
明志清心法地法天法自然
玄元殿中有一尊老子铜像,据工作人员说,包括基座重50吨。

从美学角度看,有33台阶的老君台是很美的,台阶斜上,两边带角的厚重护墙,庄严肃穆的台门,圆形的高台上,四周有类似长城的雉堞包围住,可以想象听老子讲经的人数不会太多,可能是高水平高智商的人才听得懂。台上三

处古柏苍老,历经沧桑,令人惋惜的是老子像右为财神,像左据说是宋徽宗老师三只眼的小灵官神,似乎有损于作为圣人、伟大哲学家的老子形象。据说日军企图毁老君台,射十三发炮,全为哑

基,温家宝和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均来视察过,追思这一大哲人。

距城内老君台东25公里的太清宫,老子诞生地,建筑与老君台相似,不过深而窄,中轴线近两千米,对面是老子文化广场,有长约十丈的老子塑像,取俗话“老子天下第一”后四字“天下第一”刻于底座,牌坊有著名书法家张海、马国强、周鸿俊等题匾,据说武则天祭泰山后到此祭拜,很珍贵的是道源碑廊,历代名书法家写道德经的碑刻,和吴道子画老子的针雕像,最后是老子诞生地,一碑一小屋,太清宫是把老子作为道教教主供奉的宗教圣地。

现在不是孔子热吗,其实老子一个“道”字,超越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的探索,是思想史的大突破。

其实老子的辩证思考、太空思考、前瞻思考,除了今天哲学界,甚至自然科学界都有可获得启示的东西。虽然当前老子思想研究有民主说、专制说、神秘说、反神说、测不准定律说等,我最佩服的是林语堂说:老子的悟语,像粉碎的宝石,不需装饰便可自闪光耀。

老君台,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米芾

● 新书架

《创新感言集》

谷建全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王济昌结合自己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的探索与感悟,写出了120余万字的《创新感言集》。

全书以新时期科技创新与科技管理创新为主线,系统展示了作者对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创新问题的“知”与“行”。

该书对“创新”作了独特的诠释,认为“知”与“行”是创新活动的两个不同层次,缺一不可。创新之道在于思维之变,而新的创意与想法只是使人类进步成为可能,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成为创新的驱动力。创新是在变的思维驱动下,由继承、坚持、积累和借鉴等元素催化,并借助责任和落实来实现

的过程。
该书指出,科技创新是具备创新元素的人才履践“知”与“行”的过程,是在掌握创新规律、方法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敢于作为、善于作为、有所作为的结果。作为科技创新的土壤,科技管理也需要不断创新。科技管理人员除应熟悉科技创新的过程和规律之外,还应具备基本的管理素质、责任、方法、艺术。

该书认为有了这种“知”之后,还需要有管理人的“行”,即“学习、思考、做事”。该书还结合郑州市科技管理工作的实践,将一般意义上的“知”和“行”进行具体化。总之,该书借助“知”与“行”的独特视角,对创新这一时代主题做了全方位透视,在明智、启智、规范方面,都属难得的好书。

小幽默

匡天龙

在船上,一个水手问另外一个水手说:“酒和女人,你到底喜欢哪一种?”

另一个水手回答:“难说,因为这取决于他们出生的年份。”

医生正在劝一个得了肥胖症的人打高尔夫

球减肥。患者说:“这种运动不适合我。我以前试过,如果我把球放在我能打到的地方,我就看不见球;如果我把球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我就打不着球。”

一天逛小吃街发现一家卖蛋糕的店,每一种蛋糕看起来都十分美味,想买一个来试试。我问店员:“请问这是单卖的?”店员:“不,这是日本的。”

在股市上,赢钱多的叫大赢家,赢钱少的叫小赢家,这是没有错的。但遇到了他,我改变了这个看法。

他叫赵胜利,40多岁,留着小平头,人还年轻精爽。他极爱说话,好为人师。股市是个魔鬼,是个疯子,是个神经病,往往一天的走势上蹿下跳,谁也把握不准。赵胜利就敢和人打赌,而且赌打的是“一沉”。

这天大盘低开低走,就像下雨天,阴沉沉的。大厅里看盘的股民一个个苦楚着脸,交头接耳互相询问着要不要“出货”?就听一个人大声说:别怕,今天大盘“收阳”!一个女股民听见撇嘴,朝大声说话的人说:你是神仙?套



江湖湖的秋天

李英伟

● 小小说

大赢家

徐志义

住了你负责?大声说话的人说:不信?咱俩打赌!撇嘴的女人就顶上了:打!你说怎么个打法?大声说话的人说:“今天大盘若不收红,我给你1000块钱!”“收红了我给你1000?我可没有!”“不用!”这就是“一沉”打赌。我吃惊,也就打听,知道了他叫赵胜利。大盘跌了一上午,下午开盘继续

跌,而且在加速。我想赵胜利该逃走了,没有,他还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和他打赌的那个撇嘴的女人,也是个善良人,走过去对他说:算了,你那1000块钱我不要,咱都是小股民,只是,你以后不要再充神仙了!赵胜利瞪眼了:你这话怎么说?还没收盘呢!我想过去说赵胜利,你咋恁胆呢,舍钱不舍话!我想,我没过去,看热闹吧。离收盘还剩半个小时,竟跌了100多点。眼看赵胜利打这个赌是输定了,我更埋怨他是个愣头青,人家的好话不听,那就掏钱吧!我正这样想着呢,大盘触底反弹了,而且来势凶猛,到收市,大盘反升了100多点!众股民欢呼雀跃,都对赵胜利刮目相看!

收市后,在交易大厅门外,一群股民就围住了赵胜利。赵胜利打着手势,侃侃而谈。什么大势看好,逢低吸纳,跟庄坐轿,莫怕震仓,说得头头是道;什么波浪理论,移动平均线,MACD技术指标,还有政策信息,被他信手拈来,灵活运用。大家听得都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深信不疑,奉为权威。我这才知道,他哪是普通的小股民啊,他肯定是一位著名的股评家或是一位资深的操盘手来深入群众了。幸会,幸会!

忽听远处有人喊:胜利,别说了,该走了!就见正在演说的赵胜利停住,对喊他的人说:您先走吧,我再待会儿!就又继续他的演说。我赶紧朝喊他的人追去,想知道赵胜利更多的情况。

我撵过去,先朝那人说了我的想法。那人笑了,说:他什么著名股评家,资深操盘手啊,他是我的徒弟,还没出师呢!我更吃惊!不亚于赵胜利和那个女人打的一头沉的赌。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人说的话,都说搞传销的是吹牛大王,敢情这玩股的也都会大王吹牛啊!我这样想着,不知道那个人已经走了。

我回来,一直等到那堆人散伙,跟着赵胜利走。见他要开自行车的锁,我请他留步。我直截了当地问:“刚才喊你走的那个人是你老师?”赵胜利不假思索地说:“是啊!怎么了?”“这么说你真是新股民?”“是啊,才买书看,才了解股市行情,一开始买了点股票,刚刚解套。”他见我一脸狐疑,笑着说了他的下岗经历。

他当初青下乡四年,回城后分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多年来,他的知识和技能没啥长进,却也没耽误过按工龄涨工资。没想到企业改制优化组合,人家不要他了,他下岗了。他拿着补偿金走进了股市,这儿没有大锅饭,全凭自己本事,他很快把股市理论学透了,把股市行情摸透了,讲起来一套一套的。

我问他:你把炒股当职业了?今后就靠炒股赚钱了?他说:不,那是猴嘴里掏枣,刀刃上舔血,风险太大!我进股市是为了学知识练性子,以前上班当“混混”,以后不能再拿人打打水漂了,该用功学知识练本领了。我打干的工作,也会像玩股这样认真,这样下劲儿。他捋腕看了一下手表,抱歉地说:我得走了,回去吃了饭赶紧去上班儿。我高兴地回:你有新的工作了?做什么?他显得很为难,说:哪儿啊,再就业培训班儿。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感到他是个大赢家,他赢得了新的人生!



峰出半天云

辉 楚

● 散文

节令戏

郭晨子

讲究如妙玉,积了梅花上的落雪存在瓷里,来年泡茶,茶水别有风味;可爱如芸娘,包了茶叶放在荷花里,茶叶染了荷花的沁香。难及妙玉、芸娘的风雅,家中长辈倒是常叮嘱我,“什么鲜物下来了,都得尝尝。”北方的春天,柳树发绿了吃柳絮儿,榆树开花了吃榆钱儿,香椿长芽了吃香椿,等到槐花飘香吃槐花的时候,夏天就快到了。

年复一年,年年如斯,年年都有个盼头,盼着这一季的鲜物尝尝个鲜,年年又都留个想头,既是鲜物,不过几天的工夫就下市了,想要再回味得等到下一年。日子过得用心,好像怠慢柳絮儿、榆钱儿、槐花儿和香椿芽就错过了春天,这份用心又显得平常,没有诗人式的夸张,没有戏剧性的张扬,春回人间就是柳絮儿、榆钱儿、槐花儿和香椿芽的轮番上场,对春天的期盼、感激和留恋全在日常里了。

旧时的昆曲演出节令戏,

都像在林妹妹点的,感时伤怀。比如《赏秋》,牛小姐见月色融融,请相公一起玩月,她哪里知道,她的夫君蔡伯喈正惦记着家里的糟糠之妻赵五娘,满是月照离人的感慨,“秋景最伤怀”。再比如《端阳》一出,白娘娘喝下雄黄酒现了原形,就是从这这个倒霉的端午节开始,她和许仙的爱打了折扣。更不用说《浣纱记》和《长生殿》了,西施和杨贵妃都逃不掉红颜薄命的厄运。

往昔的观众并不计较戏中的悲感和不祥,戏是戏,犯不着当真。又或者,他们明知戏中的悲感和不祥,更体悲感和不祥亦是人生常态,犯不着忌讳。

现如今节令乱了,暖棚四季不分地供应番茄、黄瓜,空调勤工作,取消了冷热,节令销声匿迹,况且节令戏?季节更替、佳节来临多半是由商喜庆的,抑或,打折促销才是现代社会的节令戏。

向天歌“呜呜”地哭了起来,像个孩子,张着大嘴,“呼呼”往里吸着气,然后被剧烈的哽咽截断,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失败的男人,结婚这么多年,终于盼来个孩子,也确实向家的血肉,但是他却没有一点掌握的权利,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任凭别人随便处置。向天歌抄起电话,拨通了谢真真的手机,也不管她在哪里就是一通猛喊:“谢真真,你还是女人吗?你不是不愿意给我生孩子吗,那好,从现在开始,我就让你天天生气!”

向天歌想要个孩子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在这个世界上,活到今天,有两个女人怀过他的孩子,但是一个不能要,另一个能要却不愿意要。向天歌突然感觉到一种寒彻手脚的冰冷,那是孤家寡人心里独有的冰冷。

17. 寻求融资
向天歌盘算着自己这半年来的生活轨迹,他发现不断重复的只有两件事:给自己开开会,陪外面人吃饭,但即使这样,广告指标仍然爬升得十分缓慢,究其本源,除了《海江都市报》的市场可度不高外,主要还是代理公司的实力制约了整体发展,当务之急是赶紧解决融资问题。

向天歌从绳子仁那里得到消息,吴企全出了事。查实的受贿、贪污、挪用公款金额总计31万元,目前检察院已经立案,如果罪名成立,判下来差不多要十年以上刑期。向天歌有骨鲠在喉的感觉,他知道肯定有比吴企全还贪婪的人却能逍遥法外,甚至步步高升,而吴企全竟然栽在这么点小钱上,得不偿失呀。

刚想到吴企全,向天歌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号码,是马自达的宅电,赶紧接起来:“天歌,昨天你来祝贺新年,人多嘴杂,没得说话。告诉你个事,企全出了点问题,经济上的。”向天歌故作吃惊地问:“怎么会呢?吴主任多爽快的人呀!”马自达大概没留意向天歌明显带着夸张的语气,自顾自地说:“企全是贪了点,我早就说过他注意尺度,现在木已成舟,唯一能做的就是争取从轻发落。改天咱们坐一块儿再细说吧,我说这些是想先告诉你,你们成天迎来送往的,千万注意保护好自己。”

向天歌心底涌过一股暖流,这暖流来自刚才马自达的一番话。内弟出了事,按说是不愿意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可是马自达不但提前告知,还加上了善意的提醒。“你们成天迎来送往的,千万注意保护好自己”,向天歌琢磨着这句话,往深处一想,不对呀,这里的意思似乎不光是提醒向天歌注意

个订单的事,你最好多做做冯局长的“工作”。

徐飞赶忙把自己的第一方案讲出来:“我一直想请两位领导到深圳去考察,但没有机会说。您觉得我现在跟冯局长提提不是时候?”

“嗯,他那里……我先给你铺垫一下,你再自己去邀请。”

不等徐飞表示谢意,外面又响起了敲门声,老总刚大声说“请进”,夏琳推门进来。

“哎呀,老总,您有客人呀,要不,等你们谈完我再来!”夏琳虽然笑着这样说,但人已走到一个单人沙发前,做出准备坐下的姿势。她这一套是在培训中专门学过的:委婉占用客户时间。

果然,老总客气地问了句:“怎么样,小徐?”

“老总,那咱们就谈定了,我马上去做准备。”

徐飞关门出去,夏琳已坐在老总的办公桌前。

“我正好为您准备了一个小礼品。”夏琳把数码相机轻轻放在桌子上,“不过,您不是高手,也许看不上。”

“小夏,老总反倒不好拒绝:“那天我提的问题,没让你回去哭鼻子吧?”

“哎呀,怎么会呢?”夏琳灿烂一笑,“我今天就是为那些问题来打搅您的。公司专门从北京派工程师过来,让我在外面等着。”

“哦?那赶紧请他进来吧!”

当韩宇打开手提电脑一板一眼开始讲解技术时,老总大部分心思却在琢磨:“我应该如何劝冯局长去考察考察呢?”

Lily和冯局长、老总吃完烤全羊后,过了几天,专门清查理欧上午抽出一个小时,一起开个电话会议:“查理,你知道我们有个叫光环的产品吗?我估计你们有这种需求。”

“我们的光环对他们来说,还是太贵了。”

“查理,你们的情况不同,他们地域很大,周边打不出多少油井。”

“哦?”查理很清楚地, Lily的语意意味着什么,“大”,意味着对光环有需求,而“油井”,意味着有购买力,他顿时提起了兴趣:

“Lily,我觉得这事你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谈谈你的具体想法。”

“我想尽快和他们做一次技术交流,最好能提供一套样品,建一个示范点。”

“老总,IBM出了一款新的笔记本,我想小徐正好能用上!”

“小徐,你可给我帮了不少忙。这



广告战争

这时,向天歌的手机响了,他只好悻悻而退:“有事吗?你说海南区的项目有了眉目?噢,远房表哥在海南区建委,那是能说上话的,不用那么

大胃口,平面的、广播电视的、路牌灯箱还有楼宇、信笺什么都行。只要沾上边,就不愁下一步。到时候,广告都给你庆功。”

“谁呀?”艾小毛端着两个碟子出来,问:“沈唱,她说她有一个远房表哥在海南区建委,说不定这个项目能帮上忙。”艾小毛没再说话,她不想破坏了好不容易烘托起来的气氛,就摆好两只高脚杯,向天歌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号码,将食指压在嘴唇上做了个手势:“小沈,想让你老妈亲自出马,真是的,咱们这点小事都惊动老人家了,该公关的要舍得花钱,报社有这笔预算,没听相声里说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她妈逮不着流氓。”

“砰”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

“你”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

“你”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

“你”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

“你”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

“你”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

“你”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

“你”的一声,艾小毛将酒洒到桌上:“你说你应酬也不分场合,要是那么多的话说不完,何必耽误你的时间到这儿来!”正在兴头上的向天歌有些不高兴:“看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艾小毛说:“是呀,我打断了你好好听的话,剩下的可不都是难听的?”向天歌说:“小毛,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沈唱又碍着你什么了?”